

據聞香港這鬼地方人人都是武林 高手

作者: 解虫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01 鍵盤上的寒冰掌

「阿灰，仲寫緊啲冇人睇嘅文？放假就早啲瞓啦，聽日仲要去火車站接表妹。而且好似會打風，到時記得帶遮。」

正在客廳裡埋首敲鍵盤的灰髮少年——阿灰，放緩了敲打鍵盤的速度，卻沒有回過頭來望向說話的人，只是低著頭，沉重地呼吸。

「咦...阿媽又講錯嘢？」

阿灰暗暗嘆氣，雖然已經是二十年母子，但還是習慣不了這白髮魔女的毒舌，總能說出自己最介懷、最在意的狠話，而更要命的，是她對自己言語的殺傷力完全沒有自知之明，所以即使吵再多架，也改變不了，再加上她的頭髮一夜轉白後，就更難對著她生氣，所以，只好重重嘆息一聲，然後把一切的不滿都就此吞下去。

「係因為我冇出po，所以唔係冇人睇，係冇人睇到。」

「咁點解唔發表？」

「呃...因為我寫嘅嘢仲未見得人，所以想再充實下自己，等準備好之後再、再...」

「咁要準備幾耐？」

阿灰再深深吸了一口氣。

「咦，阿媽又...？」

「冇事，你瞓先啦。」

「好啦，早抖...」

媽媽失落地蕩回自己的房間，卻在準備關門的時候突然記起了什麼，於是探頭說道：「係嘞，再提醒你一次，唔準對表妹出手啊？」

「你當我咩人呀!？」本來雙目無神的阿灰馬上充滿朝氣，急得直彈起身。

「嗯...蘿莉控？」

關於無線滑鼠應否繼續存在的爭論從未止息，雖然擺脫電線束縛的滑鼠更靈活、更自由，卻也大大地提高了其死亡率。

嘍！又一隻無線滑鼠喪生在無聊的爭吵當中。

「邊個教你㗎？而且我先唔係蘿莉控!!」

「我上網睇到，好似你呢種鍾意細路女嘅，咪就係世人所稱嘅蘿莉控囉？」

阿灰一掌拍在自己臉上，懊悔當初為何要教她上網。

「你睇你張檯上面全部都係啲細路女公仔，連電腦desktop都係，咁仲唔算係蘿莉控？」

蘿莉控臉上的手掌緩緩移開，一陣強烈的寒光從指隙滲出。他站了起來，慢慢走到母親門前，每走一步，寒氣更盛，嚇得母親把頭縮回房內。

「對、對唔住囉，你咁樣好得人驚...」

「唔好再講啲無聊嘢。」

「咁、咁轉個話題？你fb幾時先肯accept我做friend？」

「同·我·去·喇！」

話畢，阿灰把房門重重地關上。

然後他垂頭喪氣地走回電腦桌，望著word那冷冰冰的界面，以及一直纏繞在雙腿間的那幾隻餓蚊，再加上剛才的鬧劇，寫文的興致都敗了。

於是阿灰把word和螢幕都關掉，然後就爬上床去。

所謂的床，不在房裡，就只是擱在狹窄的客廳中間的碌架床，下層當是儲存空間及梳化用，上層則是阿灰唯一的私人空間。

阿灰的家是典型的舊式小公屋，除了廁所、廚房和勉強間隔出來的唯一一間睡房外，就是客廳了。所謂的勉強睡房，勉強地塞了一張孤獨的雙人床，因為再沒有多餘的地面空間，所以裝置了吊櫃，因此入了房後基本上就站不起來，只能趴著移動。

而所謂的客廳，更是香港人靈活的體現，在平時，就是一個儲物室，堆滿了雜物；而在吃飯時，就必須巧妙地挪動雜物，騰出空間擺放摺檯；到了晚上，則成為阿灰的睡房，是個有儲物室、有客廳、有飯廳的睡房。

碌架床的旁邊就是電腦桌，窗口式冷氣及硬碟運轉的噪音在夜裡變得相當響亮，而且還只不過是兩點，對上通宵更而習慣天亮才睡的阿灰來說還太早，於是他攤在床上輾、轉、反、側，自然是胡思亂想的最佳時機。

『其實阿媽都有講錯，文寫出嚟，就係要畀人睇，但係我啲文筆，仲有連自己都唔太肯定嘅觀點同邏輯，話唔不定會俾人鬧...不過有人鬧都算好，最得人驚嘅都係零反應...』

所以，結論是繼續努力，不必勉強發表。

『但係...我仲有幾多時間？雖然靠炒散可以維持到生活，但冇理由一世炒散啫？不過就算我想搵份有前途嘅正職都...唉...』

『話時話，嗰個表妹到底係點嘅人？唔知佢習唔習慣到呢種咁逼夾嘅環境？父母突然就咁去咗，真可

憐...其實佢幾大？好似冇問到，係啲，咁佢搬過嚟之後要瞓邊？」

「唔會係同我睡瞓啫？咁成何體統？」

阿灰沒想到自己竟然想著想著就說出口，他屏氣凝神，聆聽著睡房內的動靜，並祈禱母親已經熟睡，只可惜，世事總不如人意。

「放心，小芳會同我瞓。你興奮到瞓唔著嘅話就去、去...洩一洩？記得戴耳筒，咪好似上次咁嘈到我。」

「我先冇興奮！」

阿灰的壞習慣，是氣急敗壞時，總喜歡隨手摔手邊的東西，之前是滑鼠，而這次則是枕頭。

到底該不該爬下床去執枕頭呢？還是算了，阿灰把被子堆起來睡了事。

『我點會對真人興奮...可惡，竟然有啲心虛...』

於是，阿灰就在無謂的內心交戰中慢慢陷入沉睡，在熟睡前，他仍在想著表妹的事。

『...唔知佢適唔適應到香港嘅生活呢？聽講佢好沉迷香港嘅武俠劇，希望唔好因為咁有啲咩價值觀偏差...例如話以為香港呢個鬼地方，人人都係武林高手之類...嗯，應該有可能啫？應該...』

02 車廂裡的獅吼功

『小芳，你知道嘛？七百幾年前，曾經有好多好多人，喺呢度跳海殉國。』

『殉國？點解呀？』

『殉國呢，就係同國家一齊死咁解。』

『咁點解要同國家一齊死啊？好得人驚！』

『哈哈，因為打敗仗，國家冇咗。』

『打敗仗？但呢度唔係叫勝景咩？』

『係啊，敗仗之地叫做勝景，呢個世界就係咁荒謬，而且，仲可以更荒謬...』

『爸爸，你做咩喊？係咪因為媽媽仲未返屋企？』

『唔係，爸爸冇喊。仲有，媽媽會返嚟，爸爸我一定會救返媽媽，然後...然後我哋去香港好冇？小芳咪好鍾意香港嘅？』

『好啊！香港有好多武林高手，小芳一定可以學到好多厲害嘅功夫！』

『你即係嫌爸爸教你嘅太祖長拳唔夠厲害啦？』

『唔、唔係啊！我...我只係想學更多更多武功，變得好厲害好厲害，咁就可以保護爸爸，保護媽媽啦！』

『哈...傻囡，爸爸先唔使你保護，相反，爸爸會保護你一世，知道嗎？』

「...呃人，大話精！」

對著大海咆哮的，是個只有十二歲的小女孩，揹著沉重的背囊，身上一件因為戴孝而穿的白色長袖衫，沾滿泥土的七分褲，還有一對鬆垮垮的運動鞋，她那頭短得飄不起的暗紅色頭髮，只能在海風吹拂中，緩緩起伏。

「點解！點解要掉低我一個！你又話會永遠保護我嘅？」

張不開的眼，閉不上的嘴，止不住的淚，還有前方那停不下來的浪，拍打在岸邊，似是撫慰，又像是催促。

「好了，夠了。走吧，再不走就趕不及火車了。」小芳身後的那位身穿整齊黑色西服、戴著尼姑帽的女人，用普通話冷冰冰地說道。

「嗯...知道。」小芳用衣袖擦了擦眼淚和鼻水，換回了一副平靜的表情，默默地跟在那女人身後，坐上一輛黑色的房車。

車開。由於不太懂得應付大人，尤其是冷酷無情的大人，所以小芳只好一直盯著窗外，但卻沒有在意車外景色，只是在心內在一個問題掙扎，一個簡單，卻不知道該不該問出口的問題——

「點、點解要姨姨你哋送我去火車站？」

「你的父母不是都死光了？而且唯一的親戚又在香港，在新會無親無故，所以我們才親切地送你啊，你還不滿意嗎？」

果然，大人就是如此蠻不講理，有地位的大人更甚。小芳不敢再問，只是搖頭示意，只能當事實就是如此吧？以小芳的年紀，也頂多只能感覺是奇怪，而看不出這其實更像是押解。

廣州東火車站，沒有送別，沒有祝福，只差沒有一腳把小芳踢進車廂。那女人交叉著手，擋在車門前，彷彿怕小芳會逃走一般。

小芳沒有逃，反倒是乖乖地坐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放下了背囊，沒有了監視，終於可以放鬆一下了。

但沒有壓力去分散注意力後，小芳的思緒又自然地被父親的意外吸引回去了。

若不是因為成為了孤兒，那麼這趟旅程應該會充滿期待吧？從未坐過的列車，朝思慕想的目的地——那個各式各樣武俠小說、電影、劇情、漫畫的發源地；那個名聞遐邇的新、老門派匯集的江湖之地。最重要的，是小芳一直所憧憬的偶像，那相傳功力匹敵天災，能抗風斥雨的英雄的所在之地——香港。

可是，現在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，現在小芳的身旁，沒有父親，就只有一個神情可疑的禿頭大叔。

不過，小芳並非那種會一直沉溺於憂傷的小孩子，她追求的只有一個字：強。為了變得更強，就不能怨天尤人，父親既然已經離去，那自己就更應該勇敢地生存下去，因為她已經是父親曾經活著的唯一證明。

想通了，於是，小芳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然後——痛哭！

這並非是一場普通的痛哭，簡直就是一場暴風雨，馬力全開的嗓門，似是獅吼、似是炮鳴、似是萬鼓雷殷地；排山倒海的淚水，疑是江河、疑是瀑布、疑是銀河落九天——呃...反正，就是誇張得連她身旁的禿頭大叔也嚇到仆倒在地。

然後，一切又回復平靜。

一收一放，彷彿剎那。小芳再次用衣袖拭擦眼淚鼻涕，然後露出一個鬆了口氣的表情，已經不知道該說是豁達，還有粗神經了，反正她自幼已是如此，情緒來得快，去得也快，她身邊的人早已習慣，只是，她身邊的人，也已經不在了。

轟隆、轟隆，列車越駛越遠，不協調的暗雲，亦逐漸逼近。

紅磡火車站。

「話說，我好似唔知表妹係咩樣子...」

雖然阿灰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，卻出乎意料地是個相當守時的人，每次出門總會計算行程，在約定時間十五鐘前到達，但同時，他又幸運地得到母親冒失性格的遺傳，所以才會有現在這一幕的出現。人已順利到達了火車站，才發現連自己要接的人的容貌特徵都一無所知。

「可惡...」

阿灰又再一掌拍到自己面上，如果再搭配一個蕩漾的笑容和一聲浮誇的「呀——」，就很有某位師奶殺手的風範了。

他之所以會痴迷這小動作，除了是方便用來掩飾尷尬和抒發懊悔外，另一用途就是象徵自己正在思考，因為福爾摩斯的關係，讓阿灰覺得自己也需要一個思考時用的習慣動作。

雖然這小動作形成的原因飄逸著濃濃的中二病臭味，但卻也的確有效，遮蔽了視線之後，精神得以集中。但可惜，一般越簡單的問題，就越難思考出其他可行的答案。此時此刻，除了寫大字報，還有其他方法嗎？

可是這方法實在太引人注目，也太超越時代，所以阿灰寧死不屈，仍埋首於右掌中不斷苦思，相信一定有其他更得體的方法。

然而，與阿灰不同，小芳卻是有備而來，憑著家中的照片，輕易就發現了這個冒失表哥掩住面扭擰著的身姿。

「阿灰表哥？」

阿灰挪開手，看著眼前這個有點兒難辨雌雄的紅髮小孩，第一時間想到的是：『屌...點解阿媽會覺得我會對呢個小學雞出手？而且仲係三次元嘅小學雞！雖然年齡的確...』

阿灰強制煞停了自己的思維，然後揮了揮手，尷尬地笑道：「hi，你就係小芳？」

突然，一道驚人的雷鳴把兩人的注意力都奪去了，二人望向雷落的方向。在那邊的高樓大廈頂層，竟然屹立著一個老人身影。

那老人西裝筆挺，但卻又搖搖欲墜，像是隨時都會被風颳走一樣，然而在車站裡，除了小芳外，幾乎人人都相當習慣這情景。

老人雙掌一提，周遭的空氣彷彿都被招引過來。本來在狂風中顫抖的老人，突然像紮了根般堅穩，再來，雙掌一推——

晴空萬里。

由於那老人始終沒有提及過這招的名號，所以坊間都自行命名為——李氏力場，是能對抗天災的巔峰武功。

對了，這個香港與你們所認識的香港有所不同，這裡的武俠小說、蓋世神功，都是真的。而且仍不斷

蓬勃發展，遠遠超出了小說、漫畫的想像。不過，在這裡，武功的應用，已不只限於武鬥和養生，而是更更廣泛，也更更學術，同時，也更更乏味。

總之，在這個人人都是武林高手的香港，在颱風又一次被力場驅散的當下，阿灰和小芳相遇了。

03.西鐵上的二字鉗羊馬

又一個颱風被人為地扼殺了。

畢竟是平日嘛，大家都要上班上學，要怪就怪那颱風不會選時間，如果是深夜或者公眾假期，說不定就能平安登陸了。

火車站的眾人都習以為常，沒有向老人的方向多看半眼。

只有小芳，趴在玻璃窗上，嘴巴張得大開，雙眼放著光芒地凝望著老人。

「你好鍾意佢咩？」阿灰冷冷地問。

「係呀！李掌門係我偶像排行榜入面排第二位，估唔到第一日就見到佢！」

「哼...」

小芳感到奇怪，所以回過頭來，用帶著疑問的眼神望向她的表哥。

阿灰不太懂得應對現實的小孩，所以別過頭，冷淡地說：「喺你姨媽面前，唔好提話你鍾意佢。」

「點解啊？」

「總之唔好提。」阿灰說畢，就自顧自地起行了：「走啦。」

「喔...」

小芳見表哥的態度冷漠，也不敢再說什麼，乖乖地跟著走。

來到東西鐵入閘機前，阿灰遞了張八達通給小芳後，小芳就俐落地拍卡入閘，讓故意翹起雙手，一副等看好戲樣子的阿灰大失所望，沒想到連這剛到港的小孩都比高官特首更有悟性。

二人來到月台，正好有輛列車快將開出，於是二人就加緊腳步，順利達陣。

雖然是平日的非繁忙時間，但乘客還是頗多，座位都被佔了，所以只能靠邊站。

小芳是個武痴，所以不會放過任何練功機會，於是便在搖晃的西鐵裡扎起了馬步，雙腳掌拉開到如肩一般距離，並向內呈八字站起，然後雙膝亦向內微微屈曲。

扎好了馬的小芳不再隨列車而左搖右晃，但她卻馬上發現，其他站著的乘客都不必扎馬，也能穩如泰山，當中更有人是分心玩弄著電話，甚或是翹著腳而站，讓小芳有點自慚形愧，卻也更佩服這個地方。

小芳好奇地四處張望，卻不是為沿途的風景，是車廂裡的眾人。

小小一個車廂，卻充斥著各種奇人異士，有的在利用車上的扶手做引體上升，鍛鍊身手；有的則似是

古墓弟子，卻比那傳說中的龍女俠更勝一籌，背靠著垂直的鐵柱呼呼大睡；還有對情侶擁在一起，激情纏綿，想必是在修練玉女心經；還有一個更是赤裸全身，橫越了車卡，不過小芳見沒有人有反應，連表哥也在繼續埋首電話，就認定又是什麼平常武功的修練方法吧？讓只是因為看到異性裸體，就面紅耳赤的她，感到自己修為不足而非常不甘心。

香港這地方，果然人人都是武林高手呢！小芳如此想著。

小芳繼續觀察，這次則發現兩個印有黃色笑哈哈的座位，一直沒有人坐。

「咁耐都冇人坐，唔通有機關？」小芳一邊想著，一邊小心翼翼地走近觀察。

在快到那兩個神秘座位前時，卻突然被一隻蒼老卻有力的手掌按住了肩膀，這一切來得如此突然，如此瞬速，讓小芳完全招架不住。

如果拍來的不是手，而是刀的話，那就必死無疑了！小芳，如此想著。

她謹慎地回頭望，發現是一個仙風道骨的老人，那老人緩緩地道：「細路，你未夠資格坐。」

果然，這兩張座是有著驚天秘密，但那老人卻從容地坐下，這不是世外高人還能是什麼人！小芳...如此想著。

小芳興奮地向老人敬禮，然後就走向阿灰身邊。

「表哥表哥！我見到個超級高手呀！」

「係咩？」阿灰卻還是冷淡地玩弄著電話，沒有望向小芳，小芳只好繼續自己找樂趣。

突然，列車急煞，部份武功底子不好的乘客，踉蹌地跳了幾步，而小芳和阿灰還是站得穩穩當當。

「屌你咩？撞到我呀！」

一聲喝罵從身後傳出，小芳馬上回頭望去。

只見兩名男子撞在一團，其中開口喝罵的那人粗暴地推跌了另一人，然後，再從懷中抽出了一把匕首。

「呀——!!」

車廂亂作一團。

小芳四處張望，想看看有沒有人會對那倒地男子伸出緩手，卻見眾都在逃亡，連那世外高人也消聲匿跡，而那表哥卻還在低著頭。

「既然冇人出手，咁就我去！」小芳為了壯膽，大大力地拍了拍面頰，然後準備箭步上前，為那倒地男子解圍。

但仍然低著頭的阿灰卻緊緊抓住了小芳的手。

「唔好多管閒事。」

「但嗰個人有危險嗎？」

「都唔關你事！」

「就喺眼前，點會唔關我事!？」

小芳身上突然湧出一股蠻力，掙脫了阿灰，然後順勢衝向拿著匕首的男子，跳起，然後——
狠狠一拳！

那男子被打得牙都掉了兩顆，小芳得意地用鼻孔重重噴氣，然後準備好好教訓這惡徒之時，卻被一隻冷得讓人心寒的手托到肩上，然後拔腿就跑。

「表哥，你做咩呀？」

「著草囉！」

「點解要走呀？」

「因為你打人囉！」

「我只係路見不平咋嘛！」

「總之打人就像唔喺！」

「你咁怕事做咩嘞！」

列車剛好到站，於是阿灰乘機下車，然後跑到月台上較隱閉的位置，把小芳放了下來。

「我係怕事，有咩問題？」阿灰喘著氣。

「我都冇做錯，有咩好驚嘞...」

「有冇做錯，唔係你話，係由法官決定。」

「.....」

「而且，我守緊行為，唔可以出事...」

「吓？點解嘅，表哥你犯咗咩法？」

阿灰垂著頭，然後緩緩說道：「自以為嘅...行俠仗義。」

小芳呆住了。

「唔怕講埋畀你聽，費時你對呢撻鬼地方有啲咩誤會。雖然香港的確係人人都識功夫，但功夫唔係用嚟行俠仗義，更加唔會用嚟打交切磋，總之呢度係唔容許暴力，無論咩理由都好。」

小芳感到晴天霹靂，沒想到自己朝思暮想的武術之都，卻不容許行俠，那難道小說上、電視上的，都是騙人的嗎？

「咁...你哋學武功係為咗咩？」

阿灰無奈地答道：「...搵食。」

04.碌架床上的太陽螺旋功

得知香港這鬼地方的真相後，小芳終於沉寂下來了，在接下來的車程內，沒有再問東問西，也沒有再東張西望。

直至，十分鐘過去後，她又固態復萌，在巴士上左顧右盼，以及頻密地望向阿灰，看看有沒有發問的機會。

而阿灰雖然一直在暗中注視著小芳，但總能在小芳望過來的時候，迅速將眼神游移到漆黑的電話屏幕上。

旅程就在這樣的攻防戰下結束了，阿灰領著這隻雖然異常活潑，卻也還算聽話的猴子來到目的地。

目的地的H型的舊式公屋，大堂卻相當光鮮，仿如新建，但只要步上居住的樓層，就會發歲月的痕跡沒法完全掩蓋。

1304，是阿灰家的單位號碼，兩人乘著翻新過的升降機來到13樓，離開升降機的一刻，就像是踏出了時光隧道一般，陳舊、破落、髒亂，還有一陣陣無以名狀的氣味。

「邊個？」

小芳察覺到一道不友善的視線，但轉身望去的時候，視線所在的單位卻立馬關上了門。

「嗰家人係咁，唔使理。」

阿灰領著小芳來到1304室，那道厚重的鐵閘在推開時發出了難聽的呻吟，而大門的門鎖除了鎖匙外，還需要一點點巧妙地扭動的技巧才能開啟。

然後，小芳的新家就出現在眼前。

阿灰環視亂髒髒的家，感覺比往常還更逼夾了些。

「唔好意思，香港啲屋係咁細...」阿灰不安地望向小芳，本以為她會不習慣這種逼人的狹窄小空間。

結果卻發現小芳在屋裡轉了一圈，興奮地四處張望。

「嘩，同港產片入面嘅一樣㗎...」

「你唔覺得又污糟又細咩？」

「覺呀！所以好有味道！」

阿灰一掌拍到自己面上。

「唉，你鍾意就好...」

小芳繼續四處張望，並小心翼翼地探頭到睡房、廁所和廚師裡。

「悲姨呢？」

「佢今晚當值，要聽朝先返。」

「喔喔！」

小芳不知繞了多少個圈，每次都像是有新發現似的，而這次她則看上了多用途碌架床。

「表哥表哥，我係咪瞓上格床呀？」小芳興奮地拍著床梯問道。

「上格床係我嘍，你同阿姨一齊瞓房。」

「吓...」小芳失落地望向睡房，然後問道：「我可唔可以同表哥你一齊瞓？」

正喝著水的阿灰，將口腔中的水完完整整地灌口杯裡。

「咳、咳...你講埋啲咩呀!？」

「我想瞓上格床，好似好好玩！」小芳卻越說越興奮。

阿灰雙手一同拍向臉上。

「...你有冇聽過男女授受不親？」

小芳卻露出了厭惡的表情：「...我哋表兄妹嚟㗎，你諗埋啲乜嘢...」

阿灰恍如遭受雷殛，呆立當場。

小芳見阿灰毫無反應，於是趁機爬上上格床大鬧一番。

「喂，你！」阿灰如過神來，攀著上格床的床邊引體上望，卻發現小芳竟而秒速入睡了。

「...咁快就瞓著咗？」阿灰望著小芳的臉龐，安靜下來後，才發現這小丫頭也頗可愛，只是卻不像是12歲的女孩，倒像個再年輕幾歲的小男孩。

阿灰溫柔地撫著小芳的短髮，然後，聽到小芳夢囈：「...爸爸。」

阿灰露出傷感的眼神，這刻，他望著小芳，仿似是望著以前的自己一樣，大家都經歷過喪親之痛，大家在這世上的親人，除了悲姨，就只餘下對方。

阿灰內心莫名其妙地湧出了一股暖意，讓自己這些年飄搖的內心踏實了點，他想著，要好好保護這個小屁孩，別讓她步上自己的後塵，然後——

小芳突然張開了雙眼，望了望阿灰撫著她頭髮的手，然後露出恐慌的眼神，顫抖地問道：「表、表哥...你想做咩？」

剛才的暖意迅速散去。

「你覺得我想做啲咩ㄚ？」阿灰稍稍意識到小芳在想什麼，但為了誤會，還是冷靜地反問。

「...侵、侵犯我？」

阿灰爆發了，雙手握成拳頭擰轉著小芳的太陽穴，並順勢把她從上格床扯了下來，怒道：「你個小學雞喺邊學埋啲咁嘅嘢！而且你當我係咩人呀！」

「呀！好痛呀！」小芳緊抓著阿灰的雙臂，想制止他繼續施暴。

阿灰也稍稍解了氣，於是就放過了小芳，但卻感到拳頭隱隱作痛，心想：「個死囡包啲硬功底子咁深厚嘅，睇怕下次教訓佢要用啲內勁先得...」

小芳跪在地上，撫著太陽穴，然後緩慢答道：「喺、喺電視度學...而家套套劇都有嘅，侵犯、強姦啲啲...」

小芳說的話，讓阿灰無言以對。

「但我個樣似啲咁嘅人咩？」

「...係悲姨叫我小心啲...」

阿灰的手掌再度拍出，但這次的目標不再是自己的臉，而是牆壁上稍稍凹陷的掌印。

看到阿灰的出掌，小芳不自覺地鼓起掌來。

「話說，表哥你頭先用啲招，莫非就係野原一族嘅秘技——太陽穴轉轉功？」

阿灰只是默默地舉起了大姆指，然後冷笑一聲，不作回答。

突然，咕嚕一聲，把阿灰裝帥的氣氛陷了。

「...肚餓㗎？」

小芳漲紅著臉，掩著肚子，默默地點頭。

阿灰望望鐘，發現原來已經快9點。

「原來咁晏，咁我去煮個面你食。」話剛脫口而出，阿灰卻感到有點不妥，像是被什麼討厭的東西偷偷烙下了印記似的

「使唔使幫手？」小芳流著口水，雀躍地小跳著。

然後，阿灰頓了頓，想：「即食面好似好冇益，而且呢隻嘢又瘦猛猛咁...」

「都係唔好，我帶你去食啲有營養嘅野啦。」

小芳雙眼著光地應道：「喔喔！」

結果，二人來到了麥當勞。

小芳一邊享受地擔著沾了朱古力新地的薯條，一邊狐疑地問：「...麥當勞算係有營養咩？」

阿灰輕蔑地笑了笑，然後舉高手中的脆辣雞腿包道：「少年，你太天真了，面包同薯條係澱粉質，而雞肉有蛋白質同脂肪。」

阿灰繼而揭開包皮，展露內裡的真實：「睇下，仲有幾條菜，有埋纖維同維他命，幾健康？」

小芳頓一頓，然後像發新大陸一般：「又係嗰！」

阿灰卻啞然失笑。

「...最重要係，以呢個價錢，又唔自己煮，就只可以食呢啲了。」

阿灰側身望向窗外：「早幾年街市都仲有車仔面、燒味飯，可惜大裝修之後一係冇咗，一係貴咗，唉...」

小芳最初以為阿灰是在觸感傷情，卻發現他就這樣，維持著這不自然的姿勢繼續進食著。小芳歪著頭，狐疑地望著阿灰，卻見阿灰狂冒冷汗，眼神瘋狂地飄移，像在逃避著什麼。

然後，一把響亮卻悅耳的聲音從阿灰的背後傳出：

「趙不盡！果然係你，擰歪晒面咁想避開我呀？」

聲音的主人，是個扎著馬尾，身穿小背心熱褲，卻又一馬平川的MK妹，看上去像是個18、9歲的少女，但其態度又讓人覺得是和阿灰同輩。

然後，她那隻小麥色的玉手，翹著一個高大男生的臂彎，那個男生戴著眼鏡，帶點文青氣息，卻又操出了點肌肉，親切地對著阿灰揮著手。

阿灰避無可避，唯有轉過身來尷尬地say hi，而閱師奶劇無數的小芳，則好整以暇，把餐盤裡的薯條都摟到身前，一副吃著薯條睇好戲的樣子。

05. 肩膊上的冰火兩重天

承上回，那個趾高氣揚地高呼著阿灰全名的女生，其名為——

「阿紫，咁啱嘅...」

「哼哼，連大話都唔講個嚟敷衍我，咁唔想見到我咩？」這個叫阿紫的女生鼻尖都快翹上天了。

「...反正我就算真係馴捩頸你都唔會信㗎啦。」

「嘻，點只唔信，佢仲會走嚟擰你個頭睇下係咪真係有事。」阿紫勾搭著的那男子和應道。

「Yeah，都係阿坦你明白事理！」兩人邊說邊笑邊碰拳。

「哼哼，你兩個死基佬，唔洗理我啦？」阿紫也笑了。

小芳所期待的修羅場戲碼都還未上映，最初那緊張的氣氛就已消散，變成老朋友聚舊的情景，讓小芳失望到倒吹著飲管，令她手上的可樂撲撲撲地作響，吸引了阿紫的注意。

「呢個小妹妹係你個女？」阿紫向小芳揮著手，小芳也僵硬地抱拳作揖。

「痴線。」

「吓!?咁唔通——」

「唔係啱!?你終於都——」

那一男一女一唱一和：「忍唔住去綁架細路女!？」

阿灰閃著寒光的手緊緊一握，就把手裡的芬達結成冰的同時，搾成碎冰狀了。他用比芬達沙冰還要陰寒的眼神瞪著二人。

阿坦被瞪得趕緊賠罪。

但阿紫卻毫不退讓，還把手搭在阿灰的手上，只見一陣水汽蒸騰，把沙冰融回成液體了。

「嘩...」阿灰無奈地別開面。

阿紫自然地坐到阿灰身邊，並把雙臂擱到阿灰肩上，整個上半身都挨了過去，在阿灰耳邊輕聲道：「嘿嘿，果然仲係同以前一樣。」

阿灰紅著耳朵將她推開，而阿紫也只是嬌笑了兩聲就好好地坐著了。

另邊廂，阿坦則是好好地問過了小芳的意願才坐在她身旁。

四個人就這樣尷尬別扭又自然地住在一起。

「嗯呀——好耐冇見你啦，而家做緊咩呀？」阿紫不知為何要先嬌嗲地打聲呵欠才開口。

阿灰重重地呼了口氣，然後才回答：「...做倉。」

「都仲係搵唔到正職？」阿坦問。

「佢仲爭三個月先夠三年嘛。」卻是阿紫代答。

一直陷入迷霧當中，卻又不知道要如何跟上話題的小芳，終於找到個可以插嘴的突破口了：「三年？」

「...出冊之後，只要經過三年冇再犯事，就可以唔使對外講自己有案底。」阿灰冷冷地道。

阿坦用溫柔的目光望著他，而阿紫則不知為何也對著阿灰甜甜地笑著。

「啊，唔怪之得下晝嗰陣你咁緊張...」小芳恍然大悟。

「下晝？發生咩事？」阿紫緊張地搭著小芳的肩膊問道。

「呀！」小芳感到一陣炙熱，趕緊掙脫阿紫的雙手。

「啊...對唔住。」阿紫把自然不過地把阿灰的雙手抓來給小芳，而阿灰也心領神會地運功為小芳冷敷。

「咁緊張做咩？不過係地鐵上面有個傻佬突然拎把刀出嚟襲擊人，我爭啲忍唔住出手啫。」

小芳不解地望著阿灰。

而阿坦在滑了會手提電話之後，點了點頭，然後露出了個心領神會的表情。

阿紫則是一邊瞪著阿灰，一邊不經意地舔了舔唇，還因為想忍著不笑而扭出了扭曲的表情。

「嘻嘻，趙不盡果然仲係趙不盡。」阿紫背對著阿灰站了起來，踮著腳尖伸了個懶腰。

阿坦拿起外賣紙袋和裡面那些可能已經涼掉的餐，也站了起來，阿紫馬上搭住了他的臂彎，頭也不回地對阿灰說：「我地仲等緊你...」

但阿灰卻說：「過咗去嘅就算啦，你地而家咁咪幾好...」

阿坦用整晚最堅定的語氣說道：「我地係三位一體㗎嘛。」

阿灰避開阿坦那和語氣一樣堅定的眼神，只能敷衍地嗯嗯了幾聲，阿坦也不咄咄逼人，揮了揮手就和阿紫一同離去了。

阿灰長長地舒一口氣，然後含住飲管想喝口冷飲，才想起杯子早被自己捏壞了。

而小芳則是好奇地望著阿灰。

「...做咩？」

小芳向阿紫離去的方向甩了甩眼眉。

「...八卦。」

小芳展露出水汪汪地期待眼神向阿灰無情地掃射。

「...你好想知？」

小芳瘋狂地點著頭。

「...唉。」

阿灰掙扎地張了幾次嘴，卻都吐不出聲音，於是小芳便把自己的可樂遞過了他，阿灰無奈地喝了一口，然後再深深地深呼吸，才終於能發出聲音。

「阿紫係我青梅竹馬...都係我前女友。」阿灰說：「阿坦都係同我地一齊長大，係阿紫而家嘅男朋友。」

小芳卻露出輕蔑的神情。

「...又做咩？」

「呢啲睇都睇得出啦，我只係想知趙不盡係咩嘢？」

阿灰又再一掌重重地拍向面上。

「趙不盡...咪係我真名囉...」

「咁點解悲姨又叫你阿灰嘅？因為頭髮顏色？」

阿灰沒有回答，只是指了指自己的心，小芳便明白了。

「好啦，食完就返去，聽日仲要去幫你搵學校。」

二人一同站了起來。

「學校？要點搵㗎？」

兩人離開了麥當勞，走到夜色之下。

「唔知...早排好似已經派左位，可能要去逐間叩門？」

「咁悲姨呢？」

「佢今晚返通宵更，聽日要馴足全日先回到氣，就唔好煩住佢了，我地自己搞掂啦。」

「阿灰表哥你好成熟呀！」

「哼，梗係，我大你成倍㗎。」

阿灰想想也覺得不可思議，畢竟一直以來自己就是這家裡年紀最小的那個。

「我都希望可以快啲長大，咁就唔洗再煩到你地了。」

小芳凝望著天上的新月。

阿灰呆一呆，然後努力地在腦海裡找尋適當的對白。

「講呢啲，由今日開始，我地就係屋企人啦。」結果只能找到句電視劇裡看到過的對白。

小芳也呆了一呆，然後露出見面以來最真摯的笑容。

翌日。

二人換上了家裡能找到的最整齊最像樣的服裝。

阿灰身穿的是一套塵封了一陣子的灰色西裝，由於這些年的經歷，讓他消瘦了不少，使本能已不太合身的舊西裝，變得更鬆垮垮了。

而小芳則是穿著繫上暗紅色蝴蝶結的白色襯衫和深藍色及膝裙，這是她的舊校服，卻不知為何竟是帶著點日式風格的。

兩人僵硬地站在離家最近的小學校舍前。

這座小學名為香港儒家聯合會子罕言利小學，是公共屋邨中常見的學校樣式，有個比籃球場大不了多少的操場，一個禮堂，六層高，其有六級，每級四班，共二十四班。

「你地嚟做咩？」校工粗魯地問道。

「呃...我、我地嚟...呃，係想問下你地學校仲有冇位。」阿灰說。

「喔，等等。」校工轉身走入了校務處。

過了好一會，才有一個扎著馬尾，戴著眼鏡，身穿整齊淺灰長袖西服短西褲，一身小麥色肌膚，卻又斯文得體的女教師走出來，邊低著頭看著手上的文件，邊說道：

「點會呢個時候先嚟拉學校㗎？不過你地好彩，今年收生不足，所以仲有位，但都唔係隨便就可以入讀，我地會幫你位小朋友安排次入學考試先，OK？」

女教師一口氣說完要說的話，可是卻沒有得到回覆，於是便抬起頭。

「趙不盡...!？」

「...阿紫!？」

於是，接下來就是小芳的入學考試篇，雖然在場的人當下都不太在意就是了。

05.完